

记忆里的“家雀儿”

□王长青

家雀儿是最常见的一种鸟儿，可是人们很少去关注它们。冬至那天，我出去遛弯儿，在一棵红杉树下，看见两只家雀儿在地上蹦蹦跳跳，一会儿扬扬头，一会儿用嘴啄啄地儿。心想，都这节气了，小虫肯定没有了，粮食也没有了，那它在寻找什么充饥呢？出于好奇，我紧走几步，原来地上有孩子扔掉的面包渣儿。其中一只叼着一小块面包连蹦几步，喂到另一只家雀儿的嘴中，然后又去一边觅食去了。两只恩爱的家雀儿，让我不禁想起关于我和家雀儿的那些往事。

家雀儿是我们老家的叫法，也有称老家贼儿、家巧儿的，学名为麻雀。麻雀可能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留鸟。麻雀喜欢在树上跳来跳去，在乡间土路旁寻觅草籽，黄昏时站在电线上，谱写成高低错落的五线谱；它们在村民的屋檐下、墙洞缝隙中筑巢，与庄稼人的生活形影不离。过去，农村人常有逮家雀的经历，说来也有一些趣事。

我亲身经历了两次逮家雀儿的事，那是一个初冬时节，天阴阴的，不时地飘几朵雪花儿。父亲拿着一个荆条大圆筐，领着我到前园子里。找块平地，用木棍支上，在木根底部系一根长长的麻绳，筐下面撒上一些谷糠，然后在一旁守株待“雀”。不一会儿，有一群家雀儿飞过来，但它们谁也不先进入“陷阱”，不一会功夫，有一只黄头黑尾巴的家雀儿警觉地抬起头，左瞧瞧，右看看，看着没人，率先蹦进去啄粮食。其它家雀儿一看没事，才慢慢跟了上来。父亲瞧

准时机，猛一拽绳子，把家雀全都扣在筐下，大约有十五六只。父亲用细细的绳子，把它们一只只系住，再交到社里，挣了十个工分。

另外一次，也是一个冬天，跟同班老四去他家屋檐下逮家雀儿。天刚擦黑，老四就蹬上窗台，我拿手电筒按上电门，瞬间亮起来一柱光，对着屋檐一个接着一个椽子的空当里照，照了三间房椽，都未见家雀儿。正当要关手电筒时，突然发现在房西两椽子档发现一对家雀儿，我连忙给老四打手势，老四明白了，马上把手伸了进去，逮住了两只家雀儿。

我伤害过家雀儿，可家雀儿尿却治过我的冻伤。小时候，家里困难，父亲自己做了个节煤炉。有了炉子却没钱买煤，于是就让我到大队部，分销店，铁匠铺等公共烧煤的场所，挎上筐去倒掉煤灰的地儿捡煤核，有时一早上能捡十斤二十斤的。回到家用棒核引着取暖。这成了我的“课外作业”。有时候捡不到煤核，还要到山上捡牛粪。时间长了，两只手都冻成了一层黑皴和一道一道的裂口。有一次奶奶看到后，攥着我的手对我妈说，你看把小青的手都冻坏了，赶紧上树下捡点家雀儿尿，用开水沏开后给泡泡。我扬起头，好奇地对奶奶说，能管用吗？奶奶拍着我的手说，这是老偏方，传说当年慈禧老佛爷美容时都用家雀儿尿做偏方。于是，按照奶奶的说法，我把捡拾的家雀儿尿倒入洗脸盆，浇上开水，等过十几分钟，家雀儿尿全都溶化后，把两

只黑皴皴的手放进去，一直泡到水凉。就这样连续泡了十几次，我的两只手黑皴和裂口没有了，又恢复粉嘟嘟的颜色。

为了验证家雀儿尿的功效，前些年，我还专门查了一些资料，来证明奶奶说的话。在一份清史档案里还真找出了，当年慈禧太后确实使用过鸟屎敷脸。慈禧太后为了美容保养，曾使用过一种名为“玉容散”的面膜，其中包含了鸟屎成分。这种面膜的配方包括白芷、白牵牛、白丁香（麻雀屎）、白莲蕊、鹰条白（雄鹰屎）、鸽条白（鸽子屎）等，这些鸟屎成分具有化积消黯、防皱灭痕的功效。

家雀儿从记忆的深处飞来，我内心对家雀儿，始终怀着深深的歉意。好在人们发现麻雀并不“光是偷懒没事做”，它们其实很“勤勉”，时常在庄稼地里捕捉害虫，有利于减少农药的使用量，这才给它们平了反，一些地方还成为了保护动物。

家雀儿承载了我童年太多苦涩与美好的回忆，是我生活中那一抹别样的温暖色彩。我知道，家雀儿虽没有“鸿鹄之志”，但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那小小的身影，跳跃在岁月的长河里，永远是我心底里深深爱着的精灵，家雀儿独有的活力与生机，诠释着生命的可爱与顽强。家雀儿在屋檐下叽叽喳喳，这不正是和平安稳田园生活的象征吗？

本版邮箱

zhoumowenyuan@126.com

青秀山赏绿

□于文岗

在我心目中，冬天旅游的打卡地当具南国风情，标志就是棕榈和大槟榔树。20年前一次会议留下的心结，邕江桥头的一瞥，驱使我来到南宁。

到南宁不能不去青秀山。城中有山的城市不少，但像南宁这样有占地十几平方公里城中山的城市却不多。

步入青秀山景区东门，眼中居然不是青秀，而是红火，是红艳艳的三角梅，红遍了叶子花园，红遍了叶子花廊、花坊、花街等景点，红遍了叶子花谷两面山坡。这红，红的热烈，在胸中迅速点燃了冬日里的一把火，让人激情昂扬。

走出叶子花池，上了观光小火车。坐着火车游，逐个园区看。青秀山更美了，漫山葱郁，满目青秀。不时下车，深入一个个景点，一整天，浸泡在青绿蓝的植物王国里。

习惯中，青绿蓝颜色区分的不那么严格，甚至混说，青即绿蓝，蓝即青绿，绿即青蓝。还有靛和碧，颜色都差不多。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等，像是说清了，又像没说清。口语说不太清，字典也有些“色盲”：青是“深绿色或浅蓝色”，蓝是“用靛青染成的颜色”，靛是“蓝色和紫色混合而成的颜色”，等等。我知道，仅凭文字，的确很难把这边际说清楚。七色光有“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”之说，而诸多颜色介于其中两者之间，不那么好说。文中我说的青绿蓝，绿，更翠些；蓝，略深沉些；青，含一点黛，大体如此。

青秀山的绿，是青绿蓝靛碧纷呈的綜合的绿。棕榈园那高耸挺拔的鱼尾葵、糖棕、大王椰子树，上与苍天比青，下与草坪争碧，绿的纯正、高傲，是一种昂然苍穹的绿；乔灌参差、枝叶繁茂的雨林大观，青绿蓝交织，是一种郁郁葱葱、万物竞生的疯狂的绿；缠绕而生的藤本植物，锁定目标，契而不舍，是一种近靛则青、近翠则碧的绿；荫生植物园里的生命，给点阳光就发青，生发吐须，深浅不一，是一种温情脉脉的柔媚的绿；有自然生态兰花专类园称谓的兰园，气质高雅、馥郁芳香，是一种黄绿、草绿、墨绿齐具的绿；千年苏铁园里的苏铁，不愧与恐龙标配的中生代植物，青中有蓝、蓝中含青，乃是一种历经沧桑的深沉的绿。一言以蔽之，青秀山235科1283属6128种植物，各有各的绿。

绿是生机，是生命常青。青秀山，一年四季，拒不落叶，透着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力量和倔强。冬天，能奈我何？于是乎，就有了“草经冬而不枯，花非春而常放”。

绿色，养眼养肺也养神。近几年，戴口罩成了老伴的习惯，在南宁，就见不着个戴口罩的，老伴也彻底摘了口罩。徜徉在这个天然氧吧里，男女老少个个倍儿精神。

我恍然：南宁，不仅有个古称曰邕州，还有个别称叫绿城。南宁，那满眼的绿呦！

春天来了

□恩泽

河流上的冰层在融化
听得见
小溪的细声细语
川流不息

草叶柳枝以及蛋壳里的小鸡
都悄悄地
伸出耳朵倾听

狗狗猫咪躺在草坪上打滚

温暖的阳光懒散地照在身上
每一根汗毛都在热情舒展
回暖的大地
万物的笑容日益绽放

风儿也没闲着

一阵阵哨声吹响集结号
无数奔跑的脚步
一声喷嚏惊醒所有人的梦
天空瞬间睁开朦胧双眼
春天来了
人们重新背上绿色行囊
去追逐云影
天上的风筝

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画 冷冰文



登高处

高穹何所有
心境向之往
努力去攀登
只缘曾梦想



享夜静

夜阑天籁静
灯下聚精神
怡养悦心事
手追师古人



厨事忙

忽告客将至
厨房手脚忙
火炉腾沸水
酒肉渐浓香



良器成

尘泥藏大智
何止万缘生
抟土成良器
国虚赋物型